

严歌苓
中短篇精选集

严歌苓
〔美〕
著

吴川是个
黄女孩

Wuchuan is a Chinese girl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438.

吴川是个黄女孩

〔美〕

严歌苓 著

严歌苓

中短篇精选集

Wuchuan is a Chinese girl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吴川是个黄女孩 / (美) 严歌苓著. --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8.9
ISBN 978-7-201-13857-2

I. ①吴… II. ①严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美国-现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美国-现代 IV.
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61724号

吴川是个黄女孩

WUCHUAN SHI GE HUANGNVHAI

- | | |
|-------|---|
| 出 版 | 天津人民出版社 |
| 出 版 人 | 黄 沛 |
| 地 址 |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|
| 邮政编码 | 300051 |
| 邮购电话 | 022-23332469 |
| 网 址 | http://www.tjrmcbs.com |
| 电子信箱 | tjrmcbs@126.com |
| 责任编辑 | 温欣欣 |
| 产品经理 | 殷梦奇 |
| 装帧设计 | 朱镜霖 |
| 制版印刷 |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|
| 经 销 | 新华书店
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880×1230 毫米 1/32 |
| 印 张 | 6.75 |
| 印 数 | 1-7,000 |
| 字 数 | 145 千 |
| 版次印次 |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定 价 | 36.00 元 |
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1-64386496)

目
录

193	175	159	125	89	1
苏安·梅	集装箱村落	热带的雨	栗色头发	阿曼达	吴川是个黄女孩

吴川是个黄女孩

人对糜烂的东西可以好奇，
但不必亲自去一一经历。

有个人想我。说是想得紧，想得不可终日。就在这个曾经屠宰业昌盛、血流成河，叫作芝加哥的大都市，走着一个人想见我的人。唯恐天下不乱吗？关于芝加哥，丑闻已经够多。关于我的丑闻，也够多了。只是都很好地保存在我和另外一群人之间。用间谍术语，我和他们每个人是单线联系。因此无论丑闻怎样惊世骇俗，对方和我一样密藏。芝加哥雄性勃然的高楼，某一幢里住着一个想见我的人。故事从此就要不一样了吗？

想我的都是什么东西呢？是洗得干干净净、喷过古龙水、精心剃了须的雄性肉体，在白色浴巾下，摊得新鲜平整。先是口舌和口舌的假话交流：好吗？——好极了，你呢？——好得不能再好。——上次做完感受不错？——超级棒！——我们开始？——当然。雌性肉体偶然也有，坦率买卖，我卖的是力气，她们买的是伺候。现在有了个想我想得要死的人，把我每天干五六遍的这桩事叫作“按摩”，我假模假式穿一身苹果绿和尚服，伪装之下的这个职业就给叫成了“按摩师”。伪装之下还有别的，男人们要这双玉手去宠惯他们一下。这时事情更简单，我和他都在局外，

是这只纤纤秀手和那个器官之间的相处。完了事，我和他的关系毫无进展也毫无恶化。这是想我的那个人有所不知的。

我像个人一样走到街上，想着这个想见我的人。

信都在我的皮包里。皮包比别人的行李还重，就因为它必须盛装许多污七八糟的东西，比如信、账单、化妆盒、日记本。信是最重的一部分，信的啰唆都是关于一件事：请求我去看这个想我的人。因为信如此的啰唆，我越来越冷下心来。

写信的人在香港，叫做黎若纳，今年差三个月六十岁。是这样，黎若纳在二十六年前把一场狗男女关系纠正过来，第二次为人妻，什么也没带就走了。她带的东西只有几个相框和一个相簿，她连自制的内裤也没带。她落下的东西很多：金项链、旧皮鞋、一大堆丝绸缝的旧内裤，我。于是，我知道我和旧内裤一样不值当她带走。旧内裤和我都是她另一段私生活的证据。

我的外婆问七岁的我：“黎若纳是谁？”直到有一天她问完后我反问：“黎若纳是谁？”她才放心，不再问了。这年我九岁。肃清黎若纳留下的记忆和影响，外婆觉得是她一生中最成功的业绩。她就像子宫里从来没住过那个女胎儿，两腿间从来没钻出那个带一大堆黑胎发的标致女婴似的，再也不说、不骂、不伤心了。除了她看见我身上的烧伤疤痕，看见我跟在别人母亲后面学织毛线、擀饺子皮，她会把我拖到一边，搂一会儿，手在我背上或者头上细碎地打着，脱口出来一句：“毒啊。”她指什么，你马上明白了。她一直在想什么，你也明白了。

如果不走运，一个星期会收到黎若纳三封信。如此的没用，我还会拆开它们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让黎若纳尽情啰唆。这些字外

婆看都不看就会说：“臭不要脸。”她说：“不要那样笑，就和臭不要脸的一式一样！”她说：“再敢那样走路——黎若纳就像你这样走的，走到哪，现世到哪！”我从此不能真笑，不能用真嗓音说话，不然黎若纳就得逞了，在我身上得到了永生。谁有这样的牙齿、头发、嘴角、眼神呢？它们是黎若纳的，它们要风流地顾盼、搔首弄姿，你说我拿它们怎么办？七岁的我唱了首什么歌，一句词说：“天下无敌！”外婆说：“想得美，谁无敌你也有敌。你的敌人叫黎若纳。”我走在芝加哥一家花旗银行门口，体内附着这样一个大敌黎若纳。银行已关门。没有关系，我习惯什么都对我关上门。我的脸在自动存取款机的镜子里出现了，这个光线里谁都是丑闻中的人物。手还年轻吧？豆蔻年华的十指，把五张支票装进信封。因为提供了特别服务，支票面额都不小。八十，一百。这双年轻的手可是太知道抢匪横行的芝加哥有多少孤独的雄性人口，他们出高价让这双手去蹂躏他们。他们发出腐烂的呻吟，渐入佳境，登峰造极。这双手和他们，也不知谁糟蹋了谁。我后面这张面孔能想象这双手刚去过哪里吗？又来了一个人，一看就知道来私藏来路不明的收入。机器响了，吸噬着我的五张支票。然后是那条黑暗幽长的秘密途径，它们得摸着黑走完它，走出尽头便洁净如新生。我转过身，在后面两个排队人眼里做一瞬的良家妇女。

芝加哥一眨眼成了鬼城。秋天的夜晚八点，金融区的摩天大厦噩梦一般逼近来，所有的正经人都鬼祟了，躲闪着，走得贼一样快，所有的反派大摇大摆，枪手们醒来了，暗娼们容光焕发，酒鬼们摩拳擦掌。霎时间他们成了城市的占领军。我的步子不快

不慢，他们假如有好戏唱，至少有我这一个观众。连麦当劳也开起乞丐们的派对来了。我买了一份鸡肉色拉，鸡肉是前天的，生菜是昨天的。要背叛黎若纳，就要吃垃圾。外婆对事情的理解是这样的，嘴馋的女人浑身都馋，眼馋、手馋、身子馋。黎若纳和人进行狗男女事务，开端就在一家蛋糕店。黎若纳有一副精美的口味，无美食，毋宁死。外婆的进化论：偷嘴、偷东西、偷人。

地铁站门口乞丐气味充胀到鼻腔和脑子里。乞丐们大概因为活得毫无进展，所以生命淤滞成一股腐败气。不去躲闪他们阴冷的眼睛，他们就输了。非乞丐们像亏欠他们似的抬不起头，咕咚一声“对不起，没有零钱”，然后通奸者一样溜得飞快。我从来不给乞丐钱，因为黎若纳总是给。黎若纳总是要“行行好”的，她该对她的丈夫和被她生到世上来的人行行好。她“行行好”是缺乏主次的，对蛋糕店里的陌生男人大大地行好。我还能看见那个黎若纳，三十岁，红色蜡染衬衫，白喇叭裤，招摇撞骗的本钱足够。你能想象不？这样一个女人能背着丈夫、女儿买一块奶油蛋糕，在店里就吃下去，即使没有艳遇，蛋糕店也是她的福地。靠陈列窗有三张小桌、六把椅子，她没有座位，站着也是一样吃，一样不露寒碜，秀雅闲逸地吃，眼睛漫不经心地看着外面，为自己放哨。某一天她不是一个人了。刚刚在柜台前站定，在各种如花似玉的奶油面前发情，一个男人说：“其实最高级的是牛油清蛋糕。”黎若纳一回头，好了，口福艳福都来了。黎若纳直觉特别好，一看就知道这个一无用处的人是金子堆大的。我现在能想象他们，马上配对儿，像一支筷子找着了另一支筷子。男人那低调的高贵，那积累了一切有关享乐的智慧的眼睛，那对一切

不懂享乐的人的轻蔑笑纹，使黎若纳摇身一变，成了个无家累、未生育的女郎。男人把她带上楼。楼上是黎若纳的天堂。男人一定要给她高等教育：许多高贵的美食，外貌是不花哨的，比如牛油清蛋糕。黎若纳太识货了，和我父亲过日子错过了让她显露她享乐才华的机会。机会来了，这个叫吴岱的男人不久就发现了她美丽的丝内裤是她自制的。为了她那双贪馋的眼睛，黎若纳自染、自裁、自制衣服、裙子、乳罩。一万个人里，你一眼能把她找出来。她没有一件衣服合身，要么过分宽大，要么过分窄小，合身的衣服多平庸。她看见一切常规的东西就不耐烦。我那时六岁，二十多年后我闭上眼能看见黎若纳背着我们出去造孽的模样：形象蛮大家子气的风骚女郎。

地铁经过一个站台，我看见站名了，黎若纳啰唆到了把地铁站名都标在信上。这个站上去，有一座二十六层的公寓。等等，让我想想，是什么颜色？是浅米色的。门口站着守夜人，穿黑制服，对过有个咖啡店，从那里就可以看见五层楼上的一个窗口。窗口有隐约的钢琴声传出来，是那个想见我的人弹的。黎若纳用圆珠笔费了多少口舌？生怕我还有新的借口，她把路线从地铁站一直标到了五层楼上：出了电梯有个茶几，上面放了一盆假花，往它左边拐进一条走廊，然后就容易找门牌号了。

那个楼我不陌生。我和四楼的一个男人也有丑闻，我一两个星期就去他那里一次。有两次我在楼下的厅里坐了很久，想在暗里看看想见我的那个人。应该不难认，楼里没有几个亚洲人。我的伏击不成功，我也没听见什么隐约的钢琴声。黎若纳想得美，谁会在美国这种地方没事弹肖邦、舒伯特、李斯特？年轻人有多

少好事可干？谁会干弹小夜曲这样的酸事？伏击之后我回到家，开了淋浴，想起没拿浴巾。取换洗衣服时，一只手还在翻找，另一只手已经去关抽屉。煮开水泡面，不是把面拿到灶前，而是端了一锅滚水去柜子前取面条。一连几天，天天行为倒错。

十月是个好月份，芝加哥的叶子血红血红。它好还好在黎若纳停止啰唆了。

茹比四十岁时，成了一个艺术学院的旁听生。我在她学校地下室里看见她，也把头发染得不成体统。她约我来吃他们大学生的便宜自助餐，我们是很无望的，她是同性恋，我连异性恋都不是。我急切地要找个男人搭伙过活，我干的这行又妨碍建立对他们的尊重意识。男女之间的初期假象，也丝毫建立不起来。茹比在郊区上班，常常采一把野花放在我家门口。她知道我们之间的无望，不过她总得有个人可以让她为其采采花。尤其是为采花她必须犯法。牺牲意识让茹比感到古典。

交钱的队比取食物的队要长很多。学生们没有一文现钱，三块钱也开支票：出示身份证，填写住址电话，这样队伍就排到了走廊里。我到餐厅的另一头去排取食的队。餐厅中间放的电影画面暴烈。情爱是件暴烈的事。学生们多数戴着耳机，相互间大声交谈。这个年纪同时能干好多件事。一个亚洲女孩也可以同时看电影、听音乐、和人交谈，她或许也和这一大片美国孩子一样，同时干的每件事都干了就忘；没一件算数。

亚洲女孩比所有学生更邈邈，牛仔裤和上衣都叫不出颜色，是所有含混颜色的混合，头发真多，可供她去染三个色调的黄。我心里说，转过你的脸来。脸还真转过来了。由于衣服头发的似

是而非，衬得她脸惊人的清爽。原来什么都是伪装：她既不野也不匪，她是披着狼皮的羔羊。那样舔舔嘴唇，十足的嗲小妹。她笑起来总是手背一提，好像要去挡她不太齐的牙。我仇恨自己这个动作，却是每回笑完才醒悟到。有什么可挡呢？我们没有美国孩子那样齐得恐怖的牙齿，也就没有他们的塑料笑容。亚洲女孩竟然也有向后翘的小腿，脚在后面，人挺到前面去了。我就明智，从来不穿太紧的牛仔裤。黎若纳毫不顾忌，一双那样的小腿也愁不住她，照样喇叭裤、短裙子。

亚洲女孩忽然感到我在盯她。她把脸转向我的那一刹那，我把头掉开了。她大概觉得让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盯比让男人盯可怕多了。我和她这个游戏便玩了起来。只要她回头，我就转脸。她的动作、神情太优美太多情了，让人想入非非的一个女孩。她一甩头发，多有看头啊！我在给人按摩时，这样一甩头发，男人们会突然走一走神。很多很多的头发，很有质感分量的头发，才能让她和我甩得这样倜傥。我自恋是没错的了。我迷恋这个亚洲女孩，因为她身上有我。

不对，她身上的那些多情优美、风流媚气明明是黎若纳。我背上的汗毛唰地一下全部竖立。

茹比付了钱过来，我已让过十来个人去我前头取食了。茹比在白种女人中算漂亮的吗？太近了，我早已失去了判断力。她很强烈，眼神、姿态、话语，都强烈得让人吃不消。我把托盘往角落里端，我可以待在暗地，让亚洲女孩在明处。茹比吃了两口就停下刀叉说：“你他妈的在和另一个人一块吃饭。”

我说：“谁？”

她说：“是谁无所谓，反正你没在和我一块吃饭。”

我嬉皮笑脸：“男孩子们太让人心乱了，茹比，谁让你把我带到这儿来？”其实我还在毛骨悚然。

“我的教授是个挺帅的白痴，我要是个姑娘就和他来个一夜情。”茹比说，“要不要给你们介绍？”茹比强烈的灰眼睛看着我。

我皮很厚地说：“好啊。不过一夜情还费什么事介绍？”

茹比突然站起来，走了。茹比知道我旗帜鲜明，不和女人腻歪。她从来没给我得罪成这样。她找上来要我伤害她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本来我想把亚洲女孩指给她看，话一讲出口变了。一顿廉价自助餐直接成了残局。

我放下塑料刀叉，无趣极了。连个假戏真做的献花者也没了。我拿起皮包、外衣。茹比突然又高大地冒出来，在长条餐桌对过。她指着身边的络腮胡子男子，看着我：“怎么样？”

我以为我干那桩勾当干得不会脸红了。我把手伸过去，合在他伸过来的手上。络腮胡子把他的嘴唇烘托得艳丽无比。茹比坐下去，狂吃起来。黑胡子和艳红的嘴唇里是天然的牙齿，谢天谢地。因此笑容不像模子里倒出来的，虽然生硬、干燥。我想集中精力来施展一下魅力，眼睛不当心又溜到另一张桌去了。我看着二十岁的自己，那个百分之四十的侧影在丰茂的伪金发中。应该说，是看着二十岁的黎若纳。我的父亲就在我这个角度欣赏她吗？黎若纳是个让男人一看就心里打鼓的女人。他们一面想祸水祸水，一面就蹚了进去，谁也拦不住。

我一面吃，一面和络腮胡子打情骂俏，同时盯亚洲女孩的

稍。同时做三件事，前两件都不算数。我说：“洛兰教授你和弗洛伊德长得一样。”他说：“不止你一人这样认为。”他以为我说的话算数。他说：“茹比说你是舞蹈物理学博士。”我说：“茹比夸大了，我半途而废。不过舞蹈物理学无论如何都是废。”他说：“没错，和文学写作一样，早学成早废，晚学成晚废。”

他又把我的话当真了。他应该反驳一下，说：“真是个有趣的学科！”可他说：“你看，我就这么废人子弟。”

亚洲女孩是修什么学科的？有钱该修废人子弟的学科。亚洲女孩站起来，又去排队拿吃的。她拿了烤小排、煎鱼块回来，廉价自助餐里这两种最上档次。贪嘴的女孩。这个国家她算来对了，谁也不懂贪嘴是古典的羞耻。我接过洛兰教授的名片，看了一眼。他叫佳士瓦。我不得不给他一张名片，但愿他不需要局部的特殊按摩。他要走了，手还得给他。他握住它，这回握得干干净净了。你以为它只是只纤纤素手，那样一握就酥在你手里了？

手放开我时，他眼睛一垂。这是个少见的细腻人物呢，他已明白握手时他走得远了点。一个缺乏廉耻的时代，我碰见了一个羞耻心未泯的佳士瓦。我刹那收回神志，目送他走进人群。茹比一会儿也不让我纯情，问我：“一夜还是两夜？”

我说：“你还有点眼力，他不是白痴。”

茹比说：“读读他写的小说你再发言吧。”

我已经把佳士瓦忘了，看着亚洲女孩吃得面若桃花。一个男人请她去吃海鲜大餐的话，她也就跟了他跑了。我在外婆严酷的训导下，终于培养出不贪馋的次要美德。所以男人们少了一件讨

我好的事可做。

茹比去上课之后，我取消了下午的两个预约，在街上瞎逛。外婆的米缸是一座矿，能挖出金项链、翠戒指、玉手镯和一沓用丝带捆住的信。翠戒指是爸给黎若纳的。他的继母去世，把这个翠戒指给了爸。玉手镯是爸攒钱给黎若纳买的。他们刚结婚他就答应给她买。黎若纳在旧货店看见一个玉手镯就成了个耍赖的小女孩，拽不动推不动。爸答应她一有钱就给她买，那钱爸在二十年后才有。外婆成了只老狗，在米缸里刨啊刨，把宝贝一件件埋进去。黎若纳出走的第二天，外婆管爸叫“我儿”，叫我管她叫“奶奶”。三人的关系就这么不伦不类地定下了，三年后爸带了个女人给外婆看，外婆立刻倒下，说是心脏病猝发。外婆犯心脏病是杀手锏，爸一有女人她就拿出来。

芝加哥的秋天夜晚最合我意，地上落叶让风带着滚动，沙啦啦啦。一本正经的人散光了，不三不四的人们把气氛弄得莫测，并有一点浪漫。所有灰暗的人影都在毒品和酒精的作用下行动。我怕谁呢？黎若纳把我和她的旧内裤一块扔了，谁还会要我的性命？楼是正派人的楼，五楼的窗子突然有了钢琴声。我出了电梯，面对茶几和假花。假花后面有面镜子，我看见亚洲女孩的神色附在我脸上。来这儿无非是我太好奇了，好奇得我不去赚下午的两张支票。

我按了一下门铃。一定不会马上有人来开。最好别开，我已经没好奇心了。门一开，我们全都没了退路。黎若纳就得到了救赎。

门却开得很快。果然是她。她的娇嗔原形毕露了：一身乳黄色室内服，背上一个小帽子。她像个吃母乳吃到二十岁的孩子。

我说：“嗨！”

——她已经认出我是谁了，用英语说：“难怪！今天在学校是你吗？”

我说：“你说呢？”我坚持用我标准的中国话。

她把我请进屋。我道歉自己做了不速之客，应该先打电话来。她问我什么时候得到她的电话号码的，我说有一阵了。她用英语，我用汉语，说着进了她的客厅。她为客厅的凌乱向我赔不是，我看出凌乱是伪装的，她用凌乱经营出一个可心的小窝。杂志上剪下的画页都颠三倒四地贴着，地上一大蓬红枫叶插在粗糙的铁皮桶里，全是别有用心。二十一岁已经是个打扮的老手，遇到什么，打扮什么。黎若纳穿不合体的衣服，让人过目不忘。

她叫我坐在地上的蒲团上。她不用沙发这样平庸的家具。

“不坐了，我马上还有事。”

她说：“是吗？”

我已经明白了，她没有想念我。什么都是黎若纳的操办。外婆把黎若纳的信放在米缸里，她以为这样就当了爸的家，爸就不想念黎若纳了。我嘴上说：“早想来看你，一直都抽不出工夫。”

她说：“是吗？”

她这句话有点惹我恼火，好像说：“谁相信呀？这年头同父同母的亲姐妹都嫌多余。”

她冷淡，别有情致的冷淡。黎若纳说她想我想得上火。太滑稽了，我信以为真地认为这个城市有个想我的人。我中了计。黎若纳无非想让我和她相互监视，或者她觉得她二十一岁的女儿在